

宋季三朝政要



宋季三朝政要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宋季三朝政要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學津討原守山閣
叢書及粵雅堂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
以學津本爲主校以文瀾閣本篤素好
齋抄本及趙魏手校本列異同於當句
之下粵雅據吳荷屋藏本亦有趙魏跋
殆傳錄者耶故據守山本排印並附粵
雅本所載趙魏伍崇曜兩跋於後

四庫全書提要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卷首題詞。稱理宗國史。爲元載入北都。無復可考。故纂集理度二朝及幼主本末。附以廣益二王事。其體亦編年之流。蓋宋之遺老所爲也。然理宗以後國史。修宋史者實見之。故本紀所載。反詳於是書。又是書得於傳聞。不無舛誤。其最甚者。謂寶慶元年趙葵趙范全子才建守河據關之議。遣楊誼張迪據洛陽。與北軍戰潰歸。案寶慶元年。葵范名位猶微。其後五年。范始爲安撫副使。葵始爲淮東提刑。討李全。子才乃爲參議官。至端平元年。滅金。子才乃爲關陝制置使。知河南府。西京留守。有洛陽潰敗之事。上距寶慶元年九年矣。所紀非實也。其餘敍次。亦乏體要。然宋末軼事頗詳。多有史所不載者。存之。亦可備參考也。其以理宗度宗瀛國公稱爲三朝。而廣益二王則從附錄。體例頗公。卷末論宋之亡。謂君無失德。歸咎權相。持論亦頗正。而忽推演命數。兼陳因果。轉置人事爲固然。殊乖勸戒之旨。殆欲附徐鉉作李煜墓誌之義而失之者歟。

1007 147/02

宋季三朝政要目錄

理宗國史載入北都○各本並作戰之
二字依元刻本改
過此無復可考故今將理度兩朝聖政及幼主本末纂集成書
以備他日史官之採擇云○自識語張刻本在卷目後今依閣本及別本

卷之一

理宗

寶慶元年 寶慶二年 寶慶三年 紹定元年 紹定二年 紹定三年

紹定四年 紹定五年 紹定六年 端平元年 端平二年 端平三年

嘉熙元年 嘉熙二年

卷之二

理宗

嘉熙三年 嘉熙四年 淳祐元年 淳祐二年 淳祐三年 淳祐四年

淳祐五年 淳祐六年 淳祐七年 淳祐八年 淳祐九年 淳祐十年

淳祐十一年 淳祐十二年 寶祐元年 寶祐二年 寶祐三年 寶祐四年

寶祐五年 寶祐六年

卷之三

理宗

開慶元年 景定元年 景定二年 景定三年 景定四年 景定五年

卷之四

度宗

咸淳元年 咸淳二年 咸淳三年 咸淳四年 咸淳五年 咸淳六年

咸淳七年 咸淳八年 咸淳九年 咸淳十年

卷之五

少帝

德祐元年 德祐二年

卷之六

廣王

景炎本末

益王

祥興本末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理宗

乙酉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上初卽位與楊太后垂簾同聽政上曰傅伯成皆先朝耆舊朕所簡記可召赴行在尋除寶學○別本作學士奉朝請潘王潘丙謀立濟王遺書李全約以二月望日舉事爲邏卒得其人并書以白彌遠彌遠改作三月且許行人以美官重賞令其以書達全至二月潘王潘丙率太湖亡命數十人各以紅半袖爲號乘夜踰城而入至邸索王言推戴意王聞變易敝衣匿水竇中久而得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王號泣不從○別本作受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否衆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楮券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見任寄居官入賀而揭李全榜于州門言史彌遠廢立等罪且稱見率精兵二十萬水陸並進人皆聳動以爲山東狡謀比曉王視其士卒則太湖漁人巡尉司弓卒而已王知其謀不成乃與郡將州兵戰之其數元不滿百也王元春以輕舟告變于朝史彌遠急召殿司將彭任赴之兵至而事已平矣乃班師時全守淮安知所約失時遂叛歸北彌遠謀害濟王遣其客秦天錫來且頒宣醫視疾之命時王本無疾天錫諭上意逼王就死遂縊于州治尋下詔貶王爲巴陵郡公其後魏了翁真德秀洪咨夔潘枋相繼上疏咸言其冤大理評事胡夢昱應詔上書言濟王不當廢引用晉太子

申生漢戾太子及秦王廷美之事凡百餘言。訐直無忌。彌遠怒。竄夢昱于象州。紹定壬辰。沛恩宥過。夢昱已死。贈朝奉郎。謚剛簡。仍官其子。詔取士先器識。夏。真德秀上殿奏事。勸上容受直言。祈天永命。用賢臣。結人心。爲自立根本。又言三綱五常者。扶持宇宙之棟榦。奠安生民之柱石。○別本莫安人有而字。禽犢矣。國而無此。中夏而裔夷矣。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羯胡之難作。我朝立國根本仁義。先正名臣。或以爲家法最善。或以爲大綱甚正。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灼然。本末可考。願詔有司。討論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而行之。雖濟王未有子息。興滅繼絕。在陛下爾。上曰。朝廷待濟王。可謂至矣。德秀又奏。陛下友愛之心。可謂無所不至。但謂此事處置盡善。臣未敢仰承聖訓。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大底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而下。人君舉動。不皆合理。難以爲法。上曰。亦是一時倉猝。德秀又奏。此已往之咎。○別本往作過。臣所以奏者。欲陛下益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別本失上有之字。二。乞收人心。略曰。太平興國中。秦邸事作。太子太師王溥等議於朝堂。○別本作臨於朝廷者。七十有四人。然後有詔裁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歷間。求西帥。必取當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警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往者嘗川之獄。未聞有參聽于槐棘之下者。又如淮蜀二閫之除。皆出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之事。非一家之私。何惜不與衆共。此收人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事也。當乾淳間。有位于朝。

以饋遺及門爲恥。受任于外。以苞苴入都爲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欲息天下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暴白。此收人心之三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者以訛言之籍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別本相戒。上有而字。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四事也。三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然前之三臣。止加異數。未聞聘召。至於亮直敢言。如陳必徐僑。皆未蒙記錄。願處伯成簡於內詞。置中行於經幄。擢必僑於言地。德秀又奏。○別本。作言。華髮舊德之臣。不獨人主賴其益。朝列新進之士。亦有所矜式。伯成簡皆年踰八十。縱使召之不至。必能因囊封以進忠言。又奏。長人之官。拊字不聞。叨憤日甚。上曰。如何無一廉者。又問。何以革之。德秀奏。此在朝廷用舍黜陟之間。示人以意。上又問。卿曾見有何廉吏。德秀以袁守趙鉞夫對。御筆擢鉞夫直祕閣。與監司差遣。德秀手劄謝上。因言崔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臣一時不能悉數。以對。乞廣加咨訪。始德秀在道。猶未聞濟邸之訃。以書達時相。謂必有寡聞淺見之人。託納忠除患之說。以誤朝廷者。不可不致察。時相既惡聞其語。至范村。使左史楊邁來見。○別本。邁作近。問所欲言。又遣所親諭以勿及甲申之事。德秀但唯唯。泊入國門。都人聚觀。皆以手加額。益見忌矣。辭內制者四。從之。寧考小祥。詔羣臣服純吉。眞德秀言。自漢文短喪。至我阜陵。獨出宸斷。衰服三年。阜陵上賓。羅點建議。乞令羣臣易日之後。朝會權用公服黑帶。朔望奉慰。皆衰服行事。大祥始除。光宗之喪。復以小祥從吉。後易以升祔。紹興易以小祥。甲寅易以大祥。二百餘年之間。其制四

變皆由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也。倂胃變甲寅之制，是自遠而之近。○別本是作皆。自厚而之薄，可乎哉。上即

詔行在職事官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降行。五月，趙范趙葵全子才用降人谷用安之言，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之議，以聞于朝。乃命趙范開闢於光黃之間，杜杲力陳出師之害。大略曰：權衡於和戰之

間，無已，則及守之一策。蓋明深溝高壘之謂守，非清野閉門謂之守也。又策自治有備，無患俟時而動之

謂守也。○別本侯作待。選擇將材，簡練軍實，積蓄糧食，廣備舟車，修全器械，愛養民力，懷來北人，示以恩信，顧吾

之力已全，吾之氣已盛，以之而戰，長驅萬里，兵不留行，以之而和，行李一通，請盟不暇。臣備員邊臣，切見

沿淮旱蝗，連歲薄收，加以調遣無度，輦運不時。○別本生聚蕭條，難任征役。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

因，千里餽運，師不宿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

師，訶洛陽，退師保境，兵費遂開。始服公先見。六月，全子才合淮西兵萬餘人赴汴，以十二日離合肥。七月

二日抵東京，距城二十里駐兵。五日，○別本整兵入城。行省李伯淵先期以書來降，願與谷用安范用吉

等結約，乃殺所立崔立。○別本率父老來降。先是，黃河南舊有寸金淀，乃爲金人所決，河水淫溢，自壽至

汴，水深並腰，行役良苦。子才駐汴，以俟糧，嵩之不肯運糧，卒致誤事。南潁州路鈴樊辛路分王以偏師下

鄭州。己卯，趙葵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至汴，與子才軍會。因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

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更何待耶。○原脫更字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趙葵益督趣之，遂檄范用吉樊辛

李先胡顯等提軍一萬三千人，命淮西帥機。○別本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且命楊誼以廬州強勇軍

一萬五千繼之。各給五日糧。諸軍以糧少爲辭。庚辰。敏子啓行。乙酉。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據洛陽。至夜。踰城而入。城中寂然無應者。蓋北軍戍洛陽者皆空其城而誘我矣。及晚。有民庶三百餘家登城投降。迪等遂入洛陽。次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作餅而食之。楊義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糜食。忽數百步外有立紅黃涼繖者。衆方駭異。而伏兵突起深蒿中。義倉猝無備。大潰。擁入洛水者甚衆。義僅以身免。是晚有潰軍奔迸而至。云楊義一軍已爲金人大陣衝散。今北兵已據北岸矣。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八月一日。北軍已有近城下寨者。敏子與戰。勝負半之。士卒乏糧。遂殺馬而食。望糧不至。遂班師。改湖州爲安吉州。

丙戌。寶慶二年春。詔長吏勸農桑。親饗給犒軍士。詔增價招糴。詔州縣舉遺逸之士。補陳均陳文蔚官。戒州縣毋得苛取於民。賊吏經赦。不許改正。戒飭省闈精考擇。上試進士。賜王會龍等及第出身有差。詔作新士風。梁成大劾真德秀降三官。初。史彌遠欲去魏了翁。真德秀喻意有人敢言真德秀者。卽除察院。無人忍言之。○別本
忍作敢適梁成大參部聞之。日坐茶肆中。毀真公不直一錢。或以告彌遠。彌遠喜。遂擢用之。自小邑令除察院。首劾真德秀。尋以成大守建寧。毀其所建宏詞坊。可以捃摭者。無所不至。遂獵取禁從。爲彌遠鷹犬。嘗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此舉大快公論。中外籍籍。目之爲梁成大讖者非之。魏了翁貶靖州六年。閉戶讀書。自如也。

丁亥。寶慶三年春正月。詔州縣勸農桑。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雪寒。上命出米以濟饑民。賑濟畿甸水。

災洪咨夔召爲禮部郎官尋除監察御史升殿中侍御史彈監察御史王定定左遷夔已出臺改中書舍人王定者附史彌遠爲右司郎官嘗忤胡夢昱○別本爲怪敢死者在臺與公異論公惡其姦邪故彈去之朝野驚歎咨夔除端明學士薨于位救荒宜令有司申明遏米之禁明堂詔省郊祀費韃靼兵破關外四川制置鄭捐棄三關不守

戊子紹定元年春正月詔諸州貢舉以得士爲先太白經天雨雹知潭州曾從龍置惠民倉嚴飭和糴官吏上命儒臣日侍經筵講經湖南江西福建盜起申嚴舉主舉人才慎舉法韃靼國兵長驅而南金自宣宗時凡大河以北東至于山東西至于關陝不一二年陷沒殆盡金人併力守黃河保潼關自黃河洛陽孟門析津東至邳州之源雀鎮東西長二千餘里差四行院分地界守禦精兵不下二十萬民兵不在其數如是者十有五年金人不勝其擾朝廷議諸帥謹邊備上然之

己丑紹定二年春以程瑛等知貢舉上親試舉人賜黃朴以下及第出身有差申嚴解面之禁台州水給諸軍薪炭錢申明太學舍法度正奏節儉事賊論人經郊方許到部參注禁苞苴干請詔民間二稅依時過割稅賦不許抑令折納汀郡寇發陳韓平之晏頭陀名夢彪嘯聚汀郡境上○別本殘破寧化清流將樂諸邑○別本迫南劍帥府請于朝謂非陳韓莫破此賊時韓丁父憂詔起復知南劍州韓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千人救援淮西制置曾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朝廷遂除韓提刑招捕使擊破潭飛礮諭降蓮城七十二寨賊潰夢彪降誅之諭鄭損防遏海道桂如琥奏屯田

庚寅紹定三年春正月詔勸農桑令有司興水利三月丁酉雨土行在會子庫置監官覈實二廣丁錢四川旱命州縣賑恤減園田稅招瀕海漁業人充水軍慈明殿出緡錢犒諸軍邵武寇犯建寧府劉純擊敗之獨被盜州縣租稅一半江西瑞州禾稼秀而不實民間乏食九月信國公朱熹改封徽國公明堂上飲宴過度史彌遠臥病故時人譏之曰○原本故作中依別本改陰陽眠變理天地醉經綸

辛卯紹定四年春二月詔錄學術深遠之士○原本別本並作遠惟元刻本與此同不誤原本土作賢依別本改李全平先是京東忠義軍都

統制季先者亦歸朝人爲樞密都統制史彌遠以事誅之李全懼有異志使其弟李平潛爲謀於都堂朝議以文臣不知兵選武臣制之乃以許國換授太府卿揚州制置使移司楚州既至全入謁因與客杜未議延見之禮未曰彼狼子野心宜責其橫挺庭參全怒殺許國屠其家國被執窘曰杜未教我乃以藁束未而生爇之遂叛後全圍揚州時趙葵守城因元宵放燈全移營灣頭亦放燈趙葵掛榜城曰許百騎入城觀燈聞李全喜著白袍一夕八十騎皆皂袍遊城出去一夕百騎皆紅袍又次夕百騎皆白袍葵設伏閉城盡殺之至第三年○別本修城見金甲一帶方知全死於此韃靼自山東通好欲假淮東以趨河南

羣臣議不許度正奏韃靼兵入蜀詔諸州守臣嚴守備兵退曲赦四川軍民襄帥陳垓奏韃靼國遣使約夾攻金詔羣臣議追毀趙汝驟出身文字真德秀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飭州縣科糴之弊秋成覈實災傷蠲減蜀紹興被水民戶折麥都城大火延燒太廟三省六部御史臺祕書玉牒所詔求言籍田令徐清叟上疏乞爲濟王立後其略曰巴陵有過罔克繼統陛下手足之愛可謂甚至不幸狂寇猝發陷巴陵

於不義服御僭擬死有餘罪然在彼縱非在我不容不厚奪爵廢祀暫焉猶可久而不赦厥罰爲甚今火延太室由陛下一念之愠忍加同氣傷和召異疏上不報辛卯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二雖太廟亦不免惟史丞相獨存洪舜俞有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楫也人言籍籍迄不免責

壬辰紹定五年春詔知舉陳貴誼等先器識後詞藻二月太白經天廷試定在四月上親試舉人賜徐元杰以下及第出身有差陰雨出米紆民食蠲竹木之征三月詔諸路監司減放旱歉陳貴誼乞革文弊國兵與韃靼國兵合圍燕京金義宗自汴京突圍出奔歸德府李日邁乞詔舉廉去貪勅盱眙改爲招信軍韃靼國遣使來議夾攻金人史嵩之以鄒伸之奉使草地報聘北朝伸之曰本朝與貴國素無讐隙寧宗嘗遣使臣苟夢玉通和自後山東爲李全所據河南又被殘金所隔貴國今上順天心下順人心遣王宣撫來通好所以伸之等前來北朝從之仍許以河南歸本國

癸巳紹定六年詔抑貪競李日邁乞詔諸道隨有無勸分置寨松江口防海道戒飭坑冶司納新錢毋許截錢納券二廣敷鹽之害六月金主歸德絕糧奔蔡州金主自發歸德連日暴雨平地水數尺軍士漂沒甚衆及蔡始晴復數月大旱識者以爲不祥趙葵乞經理營田趙至道奏民間賦稅宜選擇鄉司以革產錢飛走之弊賜史宇之宅之出身秤提見緡流通十月史彌遠死彌遠開禧丁卯爲禮部侍郎白楊太后誅侂冑事甚祕侂冑死而寧宗不知居數日上顧問侂冑安在否左右乃以實對上深悼之彌遠爲相十

七年寧宗崩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用余天錫梁成大李知孝等列布于朝最用事者薛極胡榘茹子述趙汝汝時號四木彌遠出入禁苑擅權用事臺諫爭言其非上思其功不忘復進其姪嵩之史嵩之爲京湖制置使置司襄陽十一月遣襄陽太尉江海襄陽帥孟珙以兵四萬人至蔡州滅金兵駐城南帥臣史嵩之運糧十萬給南北軍

甲午端平元年春正月改元詔曰春秋正王道之端式嚴謹始聖德開太平之路尤貴更新元旦詔求言舉賢十一月孟珙兵先薄蔡州城下時鞬鞞國兵未至珙攻城甚急金主知城必破乃傳位後主閉關自殺後主爲亂軍所害鄭清之除左相喬行簡除右相收召人才如眞德秀魏了翁諸賢時論以端平比之元祐優恤兩淮運米人夫賑恤三京降附夏除眞德秀吏部尙書史嵩之上露布以八陵圖守緒骨函及參政張天綱都尉完顏好海玉帶金銀牌等來獻除知樞密院事都督軍馬嵩之奏乞經理四京有詔集議眞德秀洪咨夔趙履常等爭之惟鄭相主其說洪咨夔奏金亡而有興者高奎奏邊事四幸四慮詔集議和戰攻守趙汝洊奏黃州六關詔歲除主帥主兵官揀汰諸軍諸路隸隸人押赴淮襄充軍趙立夫奏和糴利病禁銅錢下海袁甫奏蠲漳泉興化丁錢詔李心傳修國朝會要詔措置楮幣秋除眞德秀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魏了翁除禮部尙書兼侍讀尋除端明同簽書樞密院督視京湖軍馬出內帑緡錢兌易卻歸正蕃臣獻馬蠲放仁和地稅冬以趙范爲荆湖制置使鎮襄陽九月眞德秀進對上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時襄閫代去江淮出師取三京王師果潰于洛陽退守泗州公奏三劄一言今中原無主

政是上天鑒觀四方爲民擇主之時。若能修德格天，必命陛下爲中原之主。○元刻本必命上有天字不然，則天命將歸之它人。臣向爲先帝陳祈天永命之戒，其說出於召公，然反覆召誥一篇綱目，曰敬德曰小民而已。傳曰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其可不戒。此祈天永命之一也。天之視聽，因民視聽，民心之向背，即天心之向背。權臣之未貨賂公行，誅求既廣，民不堪命，大盜相挺而起。○別本相作操賴陛下布端平之詔，一洗而新之，然室賄道而賄進者，尙存，懲賊吏而賊多者，漏網。江淮軍興，調度騷然，宜戒郡邑培刻，停邊關科調。此祈天永命之二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二言進取有二難：用兵莫急於人才，今舉世所屬，曾不數人，一難也。臣嘉定中嘗乞經理兩淮，墾田積穀，而權臣視以迂闊，塞下之備枵然，一旦舉兵，乃漕浙米由汴入淮，汴旣久湮，又須陸運，勞費甚於登天，二難也。夫此二難，皆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措置之失。然承三十年之弊，欲整治之，非十年不能。此正諸葛亮閉關息民之時也。願以稅歛靠實爲主。○原空稅字，依元刻本補。又言今日事勢，猶以醫和扁鵲字，依別本補。繼庸醫作壞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矣。兢業戒謹，尤當百倍。三言戰守之論不同，同於爲國。元祐中康廩向治。○原空下廩字，依元刻本別本補。惟羣賢自相矛盾。○元刻本無惟字。小人得以乘之，願平心商榷，以前事爲戒。上輒稱善。又言士大夫狃於舊習，上曰：往往革面而未革心。乞選監司郡守，上曰：聞卿所至視民如子，朕甚嘉之。德秀又言恢復名義甚至，但故相不曾做得工夫。上曰：昨讀卿所上封事，可見忠誠。魏